



玫瑰系列
台湾宋星帆作品集

红 颜 背 影

宋星帆 作品



I 247.7.

1361

“什……什……什么、么？”

除了母亲去世之外，秦雨红，二十八年来，自己从不曾如此震惊！

她被“卖”了！

可笑！她还摇着头不可置信地笑，笑问她一向敬重、深爱的父亲：“……再说一遍，你……爸，你……把、我、怎、么、了？”

“小红——”面对女儿一字一句的责问，秦朝阳不禁老泪纵横，走着这最后一步棋。“你原谅爸爸，爸是逼不得已的，要不是……走投无路，爸不会这么做的！你原谅爸！救救爸呀！”

就算自己铁石心肠，见父亲这般拭眼抹泪，她的头即使有千斤重，也该点下来的！可是啊——

③

“爸，我们可以想别的办法，我再多做几份工赚钱，好好还清债务，您没必要就这么把我“卖”了，我不是货物啊！”

婚姻可是终身大事，孝顺归孝顺，“卖身救父”这种愚孝，秦雨红是做不来的，她要反抗。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，她深信！

“爸给你下跪！”秦朝阳真的在女儿跟前跪了下来。“这笔数目实在太大了，小红！况且近日就得还清，没别的方法了！小红，你一定要救爸爸呀！还不出来，你老爸不是被大卸八块，就是后半辈子要在牢里蹲了！我都不要！”

“爸——你别逼我！”望着父亲磕头、跪在地上痛哭的模样，秦雨红怎会忍心！

“一定有别的方法！”她从不绝望，要她去当个买卖新娘，万难从命！

正想着时，秦朝阳突然起身冲向墙柱。

“不——要——”秦雨红飞扑过去，及时抓住了父亲。

“别拉我！你不答应，我只有一死！我年纪大了，要我将来老死狱中，不如现在就一头撞死，也好落个全尸，免得身首异处啊！你就让我死吧……”秦朝阳的手臂虽为女儿拉住，却仍涕泪滂沱地又要撞，

又说：“让我死——老爸呵护了你二十八年，从没要求过你一定要怎样，如今我但求一死，让我死在自己家里也不行吗？你为什么拦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——”

“爸——”秦雨红哭喊着跌坐地上，仍旧使劲抱住父亲双腿，不让他再向前。“爸——你别死！绝对不可以！我不要你死！”

“我没办法了，公司搞成这样，横的、竖的，我一定得死——”

秦朝阳提起一口气，便用力往墙壁撞去——

“爸——别！不要！我答应——”

千钧一发。

秦朝阳紧急停下，对着近在眼前的淡蓝色壁面，忍不住啜泣……还好女儿答应了，否则这一撞，可不知如何收拾了……他泪在流，心，却在笑。

“我已经答应了呀！爸！你还不过来！”

秦朝阳迟疑了一下，才缓缓转过头，拉起仆倒在地上泪流满面的女儿。“小红……爸对不起你，但，但是，爸看过，那个人既年轻，又英俊，品格又好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，爸！”雨红轻抚父亲满脸的胡渣子。
“我答应了，你就去好好睡个觉，别想这件事……起

床后，小红帮你刮胡子，我不要你，现在这个样子……”

开玩笑，“现在这个样子”，他是花了多少心血才弄成的呀！他想。女儿待他真好，要不是逼不得已，他不会让任何人抢走她的！

“逼不得已”等于“有救”，这种情况并不常发生。

揩揩泪，他摇摇头，哭得太悲惨了，而且，真的壮烈。

“白露”餐厅里坐着七成的贵宾，个个西装笔挺，但却张口结舌……不是因为烹调的原因，也非服务态度问题，装璜、气氛等，更是好得没话说，唯一的不对就在……

角落那个举止异常的人！她的“五彩妆”是可笑的，嘴唇涂得像血盆大口，眼线是歪歪画着的，眼影、蜜粉，极其不自然散布在脸上；脸旁披垂着乱发，湿答答的。而最夸张之处，还是她为现场高贵来宾所表演的即兴节目——狼吞虎咽！

虽她，炸鸡翅尚未全然下咽，左右手已各拿好一支等待着，只恨嘴巴太小，否则她会毫不考虑地都塞进去；桌上饭粒、菜肴满满皆是，可谓杯盘狼藉。

“小……小姐，”服务生为了餐厅格调，不得不
对她说：“我帮您……收、收拾一下。”

“走开！”她喝道。“怎么？看不起本姑娘吗？本
姑娘吃不起吗？”

服务生赶紧举着双手，示意不敢。“不，不，您
别生气，请慢用！慢用！”

还是别惹她，要弄得一室鸡犬不宁可划不来。

“哐当！”她刀叉相碰，弄出极大声响，后又干
脆以手抓起瓷盘上的牛排，大口大口咬将起来，还对
着四周遍布的壁镜挤眉弄眼。

没错，她是秦雨红。

她嚼着已食不知味的肉，两支眼睛瞟呀瞟的，恨
那个要“相”她的男人还不出现！先点餐就是要让他
认为她是个不懂礼数的人，再如饿虎般吃食，让他判
定她是个毫无家教的人，可是他也太慢了，再嚼下去
她真要吐了……对，等他来到时，假装太急哽到了，
然后一口吐他那身价值不菲的西装上！

哼，有钱就了不起吗？就可以为所欲为、买卖一
些毫无感情的东西吗？有钱就可以因为人家公司经营
不善，便逼债逼到女儿非嫁他不可的地步吗？秦雨红
愈想愈气，她要让那“有钱人”见识一下什么叫“庸
脂俗粉”，虽然她早已想像到他的“脑满肠肥”。

可恨的他为何还不出现？她不想今日白忙一场，必须吓坏他，让他主动拒绝这门亲事，那么非信毁约的是他，她便能乘机提出条件。她只要求延长借款尝还期，其他的都不要，让人家吃亏，她可不屑。

他今天不来了吗？在她“牺牲”了这许多之后？可怜的爸爸，不晓得“男主角”的缺席，会不会为他的债务再添数目。

她起身走向化妆室。三个小时，她不再等了。

爸爸老了，老得面对事情已经失去了准则。这种厚颜无耻的奸商，虽道会因娶了你女儿就不再干扰你？恐怕得一辈子要活在他的阴影下了。但是，目睹父亲手足无措、老泪纵横的模样，她不忍再加责备。

她洗净脸上的脂粉，梳拢发丝。

母亲去世十几年了，爸爸辛苦呵护她度过青春叛逆期、联考压榨期，求学、上班、交友，任何心事，他都希望女儿与他分享。

爸爸……雨红沉思，亲爱的爸爸……

她走到座位，发现桌上整齐有致，物物焕然一新，不禁浅笑，心想侍者好快的手脚，已将方才的杂沓纷乱收拾干净，想来自己惹的祸还真是大。

她惊觉服务生与众人，全都张著嘴、瞪着眼珠子看她。她瞧瞧座旁的镜子，是的，素素净净一张脸，

不再披头散发，不再动作粗俗，是不相同了，难怪人家会觉得讶异。

好了，不闹了，她想。

“不……不必，本店请客……”她行至柜台付帐，经理似的职员在旁说道。

“吓到了吗？”雨红俏然一笑。“放心，我不会再来闹场了。多少钱？”

“两千四百元，含服务费。”坐着的出纳说道。

雨红听了手软。

“不，不，小姐，本店请客，没关系！”经理直挥着手说。

她硬是挺直了傲骨，非但使拿着皮夹的手不再颤抖，还嫣然笑道：“谢谢贵店好意，我没有病，只是心情不好，胡乱搞了一阵，抱歉。”

留下两千五百元，说声“不必找了”，她飞快地步出这家“高级价格”的餐厅，心中对那男人又多了层恨意。

放她鸽子，害她白忙一场，赔了“尊严”又折“钱”！从来没想过自己一餐饭能吃掉新台币两千五！太可怕了！这些高级餐厅真不是人人去得的！

都怪那臭男人！

有钱就可以耍人家吗？秦雨红兀自气愤着，如意

算盘非但没打成，连对方一面都没见着，该怎么向爸爸交代呢？爸爸正在家中等待她“面试”的结果呢！问题根本没有解决。

在街上走了又走，原本颠簸的马路都被她踏平了，直到见着夜灯下，自己踽踽独行的影子，她才黯然走向归途，面对她的问题。

命运乖舛？够格了吧！

“悲”到最高点，那就是“美”了？她觉得已无话可说。

“成了！成了！”

雨红一进门，即见父亲兴高采烈地对她喊着，一扫近日来的阴霾愁苦。

“什么‘成了’！”她狐疑地问着兀自狂喜的父亲，丝毫没有想到这是自己最后一次出声。因为听了父亲的话之后：她再也……说不出话了……

“乖女儿！成了！你被‘相’中了！爸爸欠的一大笔债不用还了！”

秦朝阳径自欢呼着，全然无视女儿的目瞪口呆。

“对方见到你，观察之后，满意极了！他们立刻打电话给我，答应了这门婚事，太棒了！女儿，老爸不必破产、不必蹲牢房、不必横尸街头了！”

那我呢？雨红在心中呐喊着。

“你也算有了好归宿！”秦朝阳似乎懂得女儿所有无形的疑问，滔滔不绝地说着。“接下来，就得积极筹备婚礼，好让你们早日完成终身大事啦！”

你好，亏你敢这样眉开眼笑！雨红的双眼顿时充满恨意。你就这样把我牺牲了！你就这样把我牺牲了！

“爸绝不是牺牲你，女儿！”秦朝阳真懂女儿的心思，她的一颦一蹙，似乎都逃不开他的视网膜。“要不是他各方面都还不错，爸怎么会答允这个条件！爸也是为你着想，想着你的后半辈子，女儿……爸绝对不希望你过得不好！爸……是爸没用！爸辜负了你妈！我没用！”

秦朝阳颓然坐下，神色歉疚，却又无可奈何。秦雨红一看，心又软了下来。

“原谅爸，小红……过门之后，他若对你不好，爸是拼了老命也要将他碎尸万段的！爸会常去看你，据我的了解，他们家对你很满意，该会好好待……”

不对！雨红静下心想，那人未曾现身，是如何“观察”的？“丑女十八变”呀！据自己对人性的了解，“正常人”是不会“青睐”这种“行为举止极端异常”的人的！除非……

他不是常人。

完了！她可以预见黑暗的将来了！父亲并不知道她今天的行径，她是到了餐厅，才在化妆室把自己糟塌一番的，而看中这类女子的人，你能期望他是什么好角色？准是仗着有钱玩弄女人于股掌的肥油浪荡子弟！

她不会嫁！她不甘愿！她要用自己的方法讨回个公道！当然得瞒着父亲。

“小红！你说说话呀！你这样爸怎么放心？人你也见到了，好不好你心中有数，倒是说话呀你！”秦朝阳说着，垂下头来。“如果你不愿意，我看，我认了，坐牢就坐牢，我总不能对不起你，和……你妈……算了，老爸看破，你直说，不愿意就算了，爸不会怪你……”

雨红蹲在父亲身旁，拍拍他的背。“爸……”

“说下去呀！”秦朝阳红着眼看女。“老半天不吭声，‘无言的抗议’吗？可以，如果你再沉默，那我知道你的意思了……爸不会逼你了。死生有命……”

“我要求见他一面，”秦雨红言词笃笃地说。“我答应，但是要见他一面。”

秦朝阳愣瞪着女儿。“你……你不是才见过他吗？”

“没有，但是他见到了我。是不是，不公平？”

……“白氏企业大楼”，秦雨红遮着阳光，仰望这幢闪闪发亮的建筑。这染料界数一数二的顶尖公司，果然气派非凡，清一色柔柔的白色系，将整栋大厦由里至外衬托得高雅脱俗。

虽然专司生产各种颜料，但白色似乎为主人所偏爱，四处可见。

不！秦雨红的心随着脚步，愈走愈坚定。这断然是“黑”社会的刻意“漂白”，好个障眼法，骗得了别人，骗不了我秦雨红！虽然父亲再三叮咛别多话，但她却有一股很不痛快的忿气。

“千万不要提我们欠债的事，”她回忆父亲的话。“免得触怒了人家，以为你在讽刺他花钱买老婆。”

“事实就是如此啊！”那时她说。

“我不管！你看他一眼就好，要不要就随你了，别给人家添麻烦！你也不需要考虑我，能关照自己就好！我不要你将来怨我，更不要你妈怪我！”

真是！她怎么能不为父亲着想？

接待小姐引她上楼，她竟然有是去“掀盖头”的荒谬感觉。唉！叹了一口气。看着很有礼貌引领在前的这位女性，雨红涌上劝她“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”的

念头，但……自身都难保了，还想救人？

来到一间装璜气派的贵宾室，她不禁嗤之以鼻，哼，不义之财！

“这里是休息室……”

什么？只是休息室！听了接待小姐的话，雨红内心惊讶至极！休……休息室！

“少总在里头办公室等候您……”

雨红看着她手指一扇华丽的大门板，惊悚之感突然排山倒海而来……

梳油头，戴墨镜，穿西装，拿手枪拿刀的保镖排列两旁，气势磅礴地拱着中间的少主，肃穆的氛围已足够令她手脚发软，根本不需要枪上膛，刀出鞘……

“来，请进。”

接待小姐轻轻敲了一下门，雨红的思绪才从方才恐怖的画面移转开来，但立即又随着接待小姐为她敞开的门而……

瞠目结舌！

偌大的室内只坐着两个人，一个背对她，头发花白；一个面对着她，青春焕发。白发那位动也不动，年轻人倒是朝她笑了笑。“秦小姐！”

雨红看看这位“买”下她的人，再瞧瞧四周，排除了大批“黑衣部队”冲出的可能性之后，便对着年

轻人劈头大叫：“白奕凡！我就是你要娶的秦雨红！你不用起身，我很快就把话讲完！”她丝毫不容他有反击的机会。“我！不能也不会嫁给你！是真男人的话，就别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强娶民女为妻！‘有钱’并不表示你可以无法无天，不表示你可以用钞票买下所有你想要的东西！你如果有担当，就答应我慢慢还清我父亲欠你的钱，还可以加上合理的利息！但是，你要敢动我父亲一丝毫发，我绝对竭尽所能让你倾家荡产，死无葬身之地！你如果想了解我这一介女流有多大的能耐，你就试试看！”

男人原本愠怒的脸，随着雨红愈骂愈高涨的声调而……笑意横生。

她最不想看就是这种脸！

“你笑什么笑？笑我不自量力？告诉你，千万别低估女人的力量！”雨红说着，见白发男人点点头，似乎也正笑着。雨红不禁又着起恼来：“白奕凡！我话说到这里，说到做到！钱我会还你，利息多少你给个数！”

“秦小姐，事情不是这么复杂，可能有点误会……”他瞄着白发男人说。

“你干脆点好吗？看你长得人高马大、人模人样的，就不能有点主见吗？为什么老是看着你爸爸的脸

色？难道你爸爸是魔王吗？”

“你放尊重点！别愈说愈过分！”

“你们这些恶霸做得就不过分吗？不说了，白奕凡，详细的款项及利息我会和我父亲估算一下，绝不会让你们吃亏！只求你们信守诺言，别支使手下对我家人不利！咱们明着来，做暗里的是小人！”

秦雨红快气炸了，白奕凡竟然俯身询问白发老者的意见！真是没有主见的窝囊废！这样的人她怎能嫁？除了一身名牌货（脚上的皮鞋必定擦得光可鉴人），他哪点像一位有头有脸的正常男人？

一直背对她坐着的白发人轻声、冷静地叮嘱完毕之后，白奕凡离开办公桌，走向门口站着的雨红。

“秦小姐先请回，令尊的事我们一定给你满意的答覆。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，白奕凡不是恶霸。”

这……怎么债权人比债务人还客气呢？他方才的笑明明是机械式的，对白发老者也言听计从；怎么这会儿说的话如此铿锵有力？连笑容都人情了许多！

这人适合做传声筒，还没学会做自己！雨红总结想道，庆幸自己不必嫁给他了！还好，还算个有良心的。她下意识地低了头……

果然！鞋面晶晶闪着，亮得可以当镜子了！她在心下发誓，绝不嫁给鞋擦得过分光亮的人，“一丝不

苟”的男人，无趣！

“那我走了，你核算好后请尽快通知，再见。”
雨红转身，随即又回问：“你不会派人狙杀我吧！”

他闻言一愣。

老实人。雨红感激上天，至少这些“对手”没有她先前想的那般可怕，否则，死无葬身之地的可能是她。

望望那如雕像般坐着的老人背影，对眼前男子点头一笑，雨红飘然离去。

很满意今日的出征，是嘛，她想，人怎么可以坐以待毙呢？勇敢面对问题，问题才可能消失。她对着阳光粲然一笑，觉得人生充满光明。

青春单纯的她，正沉浸在劫后余生的快乐里，当然不会想到白氏大楼十五楼的窗前，一位男子伫立多时，笑着欣赏她飞舞的心。

他的发色花白。

“少总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他问了一旁刚走近的下属，眼波却仍追在广场上的女孩身后。

“我问了秦朝阳，他很讶异女儿竟然发了这么大脾气……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……秦朝阳怕女儿一辈子抱着独身主义才出此下策，骗她因为债务问题而将她许配给了少总，这样欠款便可一笔勾销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

“秦先生向您致歉。”

“告诉他，不要紧，但婚约的取消，呃，其实也没有婚约；向老董报告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是她跑来骂我下三滥，是她不要我。”

“好的。”

“立中。”白发男人终于转回身，那是一张年轻英武的俊脸。“从来没有人敢那样骂我，她可比你有个性多了，好玩，精采。”

林立中笑笑，告了声退。

白发男人正是白氏企业的少总白奕凡，年仅三十，早生华发，他却从不以为忤。一直以来，愈生愈多的白发已为他调皮的天性增添了必要的稳重，尤其在他继承家族的大企业之后。

他的才能是有目共睹的，身旁女友更多如过江之鲫，但他迟迟未婚，可急煞了“白氏”龙头老董白令刚，正巧生意上常有往来的秦朝阳也为芳龄二十八的独生女担忧着，于是两老顺口提提……就有了相亲之约。